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神經傳說卷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集解

雅者正也

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程子曰雅者正言

其事○雅者

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

何氏楷曰

陳其正理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矣

而先儒

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劉氏瑾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

陳戒之辭

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

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程氏大昌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

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劉氏瑾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問變雅朱子曰亦是變用他腔調耳。○輔氏廣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可考者矣。

劉氏瑾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集說

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

主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

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

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

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

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

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大

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

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

次也。○孔氏穎達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歌由政

而興體亦因政而異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

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體既

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較。不可以言宣也。○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小雅大雅。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爲二雅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幽王小雅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蘇氏軾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睹乎

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剛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

金定詩經傳義卷一
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
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
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
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
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集傳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

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

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旣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

之篇皆

統焉

呦呦

音幽

鹿鳴

叶音芒

食野之苹

叶音旁

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

叶師莊反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反

我示我周行

叶戶郎反

集傳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

音賴蕭也

郭氏璞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

食○嚴氏粲曰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萍其大者蘋此

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蘋蕭此陸生之苹也即

鹿所食是也

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

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

李氏如圭曰鼓瑟工

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季氏本

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

歌有笙。古者作簧。笙中之簧也。張氏揖曰。笙以匏爲之。

樂必歌吹閒作。簧。笙中之簧也。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

管端。○嚴氏粲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承奉也。筐

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

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

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

孔氏穎達曰。飲食必酬侑之者。以爲食賓殷。周行大道

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

朱氏公遷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古者於旅也語。故

也。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

發於此聞其言也。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

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發於此聞其言也。

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李氏

如圭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

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

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

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瞿氏景淳

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於燕。其情通。故其言盡。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

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

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許氏謙曰。冀之之辭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

不自留焉。

劉氏瑾曰。陳澔云。記言人有私惠於我。而蓋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

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集說

王氏肅曰。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孔

氏穎達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

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篚以盛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叶則

豪反視民不忼。

他彫反叶音洮

君子是則是倣。

胡教反叶

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牛刀反

集傳

興也。蒿。藋。

去刃反

也。卽青蒿也。

孫氏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爲藋。○郭氏璞

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藋。

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忼。偷薄也。敖。

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李氏公凱曰。宣播德音。甚昭著也。○鄒氏泉曰。德音。

指平日懿德之

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倣。

著爲令聞者。

王氏炎曰。君子有官。則亦不待言語之閒。而其所以示

我者深矣。

集說

劉氏彝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

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怵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倣者。不亦君子乎。○程子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范氏祖禹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

燕樂嘉賓之心

集傳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

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也。燕安也。○言

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

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郝氏敬曰。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

集說

毛氏萇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曹氏粹中曰。君臣相

勉以善。故久而不荒。輔氏廣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數。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爲觀聽之美而已。其所以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而無窮矣。

總論

嚴氏粲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謂羣臣爲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謂

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爲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蔣氏悌生曰。首章言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寮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爲師法也。則雖過於樂而不至於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

尊賢貴德之意。未始
不流行乎其間也。

鹿鳴二章章八句

集傳

案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

亦然。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召

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

而學記言大學

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始敎宵雅肄三。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

亦謂

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